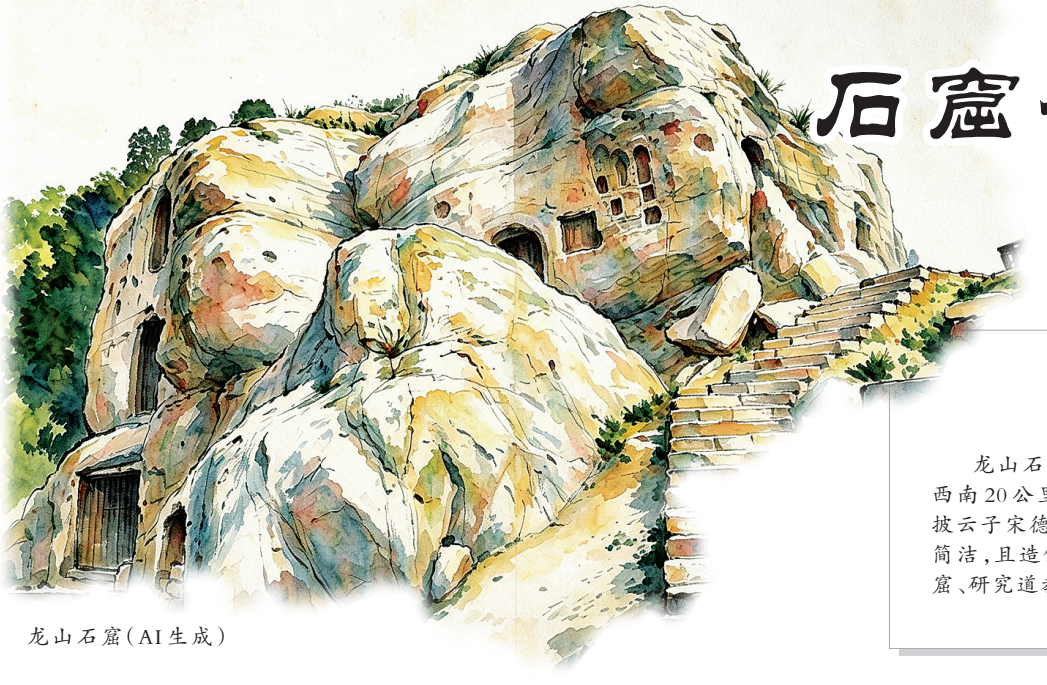




龙山石窟(AI生成)

龙山石窟不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题材最纯粹的道教石窟群。它开凿于蒙元时期,主创者为全真道士披云子宋德芳。金末元初,全真教在丘处机等 人推动下臻于鼎盛,并获蒙古皇室尊崇。宋德芳秉承师志,于1234年至1239年间主持营建了这一道教圣地。

这一历史背景使龙山石窟成为研究元代道教史、神祇体系,以及政教关系的“活化石”。在中国石窟艺术谱系中,佛教题材长期占据主流,龙山石窟则以纯粹的道教内涵与完整体系,填补了关键空白,其存在本身即具备不可替代的宗教与历史价值。

龙山石窟有九窟,其中第九窟曾因倒塌被掩埋,后1996年被发现。这些洞窟依山层叠而建,规模虽不及某些佛教巨构,但雕刻技艺精湛,人物气韵生动,弥漫着浓郁的道教意境。

核心洞窟,各具神韵:

第一、二、三窟:分别为虚皇龛、三清龛(三清洞)与卧如龛(卧龙龛),供奉道教最高神祇——元始天尊、灵宝天尊与道德天尊。造像庄重肃穆,衣纹流畅飘逸,尽显至尊神灵的威严与超然。

第六窟:辩道龛,内容丰富,除主尊外,两侧刻有宋德芳及其弟子立像,为研究全真教祖师传承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第七窟:七真龛,窟内正中为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两侧恭立其七大弟子,即“全真七子”(包括长春真人丘处机)。人物形象写实,神态各异,或肃穆或谦和,生动再现了全真教开创时期的核心团体,历史与艺术价值卓著。

 稷王山地处晋南稷山、新绛、闻喜、万荣、盐湖区交界处,是农祖后稷教民稼穡之地。当地传说,山上有一种神奇的石子——五谷石。

所谓五谷石,顾名思义就是石子的外形像五谷。相传,后稷在教民耕种时,将五谷种子藏于稷王山,以供子孙后代使用,时光荏苒,种子便化成了石子。1929年,解县人李子祥寻访关于稷王山的故事,当地老百姓告诉他,“惟山之旁径,砂石之中,一种明亮之石,纯粹玉质,有似大小麦颗者,有似黍稷粒者,有似谷实者,有似玉蜀黍者,有似芝麻粒,分白色、麻色者,又有似南瓜(一名北瓜)、西瓜、甜瓜、谷子者,他如板豆、小豆、绿豆、豇豆之形,无不毕具。名曰五谷石”。李子祥后来将这段话记入自己的《游稷山感后稷教稼之功德记事》一文,被历史学家顾颉刚收入1930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二册。

据传,“五谷石”只有在稷王塔附近才能找到。当地人传说,寻找五谷石时不可说话,“惟采取时不可言,言之终日不获一”。李子祥曾派人尝试寻找,“果如所言”,为此大呼惊奇。

清光绪《续修稷山县志》卷一“祥异”记载了五谷石的异事:光绪四年(1878)大旱,吕侯潘公到稷王山上的稷王陵祷告祈雨,当地的老者拿出山上出产的五谷石给他看。那五谷石质地晶莹透亮,极似谷物籽粒。潘公深以为奇,就把这些石子妥为收藏。第二年冬天,在临汾任职的好友王某妻子临盆,却一连几天难以生产,情势危急,向潘公叩求催生药。潘公于是取“厥初生民”之意,给了五谷石一粒,让王某妻吞服。没过多久,王某来叩谢,说“吞后生男,左掌握石而下”。

李子祥在《稷山感后稷教稼之功德记事》文末写道:“神州以农立国,天地先生异人,以养育斯民;功德普遍,天地又产异物,以表彰异人,气化使然而生五谷石。彼白玆大贝,卞玉隋珠,亦无所用之。诚使搜罗探取,供之本省陈列所、农会研究品题,再输送京津沪汉博物院,为全世界所注目,尊重中华,推广农业,使人知山西有后稷神圣,景仰崇拜,稷闻之荣,亦三晋之光。”他热切期望世人搜罗“五谷石”,并陈列研究,弘扬后稷文化,让世界注目,为三晋争光。

值得欣慰的是,2009年,稷王山北麓下王尹村发掘的郭家枣园遗址,以及2022年汾河北岸东渠村发掘的夏时期遗址,均发现粟、黍、小麦、大豆等农作物炭化种子,这不仅 是“后稷教民稼穡于稷山”考古学实证,也是古老传说“五谷石”百年之后的现实回应。



东渠村遗址发现的炭化农作物水稻(左)、大豆(右)(资料图片)

石窟存史 匠心护宝

李 进

【龙山石窟】

 龙山石窟名列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位于太原市西南20公里的龙山之麓,开凿于元太宗六年(1234),是由全真道士披云子宋德芳主持营建的道教石窟。龙山石窟雕像风格粗犷,刀法简洁,且造像题材皆为道教诸神和玄门列祖,是十分罕见的道教石窟、研究道教石窟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



与众多处于自然环境中的石质文物相似,龙山石窟的病害是系统性的。近年来,文物保护已从早期的抢险加固,转向科学、系统的预防性保护。通过持续监测,文物部门掌握了石窟区的温湿度、风速等关键环境数据,为精准保护提供支撑。针对岩体稳定性和水害两大核心难题,工作人员实施了岩体锚固、裂隙灌浆与排水系统修建等一系列工程,竭力延缓石窟的老化进程。

文物保护工作往往琐碎而漫长。保护人员须如医生对待病患般,耐心诊断每一处病害根源,继而采取“微创”干预,既求治理有效,也竭尽可能保留文物的历史风貌。这一过程少有石破天惊的瞬间,更多是年复一年的监测、记录与审慎维护,不仅是物理层面的存续,更是对其价值和内涵的深入挖掘。随着学术研究推进,学界对龙山石窟在全真道史与元代艺术史中的地位有了更清晰的认知,这些成果又反过来指导保护实践的开展。

与此同时,通过设立展示区、出版普及读物、运用数字化手段呈现石窟艺术等方式,龙山石窟正逐渐向公众展露真容。让更多人理解其价值,激发公众的保护意识,本身就是最有效的传承。

走近龙山石窟,凝视这些在时光中渐渐老去的石像,我们不仅聆听到历史的回响,也见证着当下为守护文明印记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国保”背后的故事

(32)



微观晋祠

(2)

一联二匾盈胜意

甲 山

 逛晋祠,若想找一处能同时览尽山光水色的绝佳景致,胜瀛楼绝对是首选。这座藏在晋祠深处的楼阁,是“晋祠八景”之一“胜瀛四照”的所在地。

胜瀛楼具体建修年月虽无明确记载,但从清康熙年间补刻的匾额及建筑形制推断,其主体建成不晚于清初,历经数百年修缮,仍保留着最初的规制与风骨。

作为典型的楼阁式建筑,胜瀛楼的木构特征十分鲜明:总高17米,采用重檐歇山顶,屋脊装饰五脊六兽,正脊两端螭吻高1.2米,垂脊排列5尊蹲兽,尽显明清官式建筑的庄重。檐部采用单翘单昂五踩斗拱,用材规整、疏密有致,既承担着承托出檐的实用功能,又兼具装饰美感,是明末清初晋地木构的典型代表。

建筑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基座高1.8米,青石砌筑,四面设台阶,明间前后辟门可穿楼而过;上层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四面无壁,仅设木制围栏,妥妥的全景观景台,而这一设计,也完美契合了它“登高望景”的核心功能。

胜瀛楼最宜在日斜时分登临。落日斜照,难老泉波光潋滟,檐角光影摇曳,楼阁四面通透,山光水色层层铺展。若逢微风徐来,泉水泛起涟漪,意境尤佳。凭栏伫立,水光山色奔涌眼底,方能体会,晋祠之美,不止亭台泉石的风物之盛,更在于古建筑、山水与诗文相互交融,沉淀下来的悠悠文脉。

胜瀛楼的灵魂,就藏在一联两匾里。

“水光射锦动,山色入廊空。”这副对联悬挂于胜瀛楼一层明间东向檐柱,上联出自清代杨二酉的《胜瀛四照》诗,1985年由晋祠博物馆书法家赵宝琴设计摹刻,由甘霖黄苗子题书,字体为大篆,既有杨二酉书法的清劲秀丽,又兼具黄苗子题字的舒展大气。水光射锦动:难老泉的波光映日,光影跳荡在檐角,仿佛屋檐也随波摇曳;山色入廊空:悬瓮山的翠色浸入廊中,楼内楼外浑然一体,空灵悠远。十个字便将晋祠的山、水、楼、光融为一体,动静相生。

两副匾额是“胜瀛”和“栖霞”。

东向二层檐下的“胜瀛”,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补刻,长2.18米、宽0.89米。“胜瀛”二字源自《史记》东海三仙山传说,意为楼中所见晋祠美景,胜过瀛洲仙境,与明代于谦“悬瓮山前景趣幽,邑人云是小瀛洲”的诗句不谋而合。 西向二层檐下的“栖霞”,由清代大陵郑永思题书,长1.92米、宽0.73米,“棲”同“栖”,取自《淮南子》“云气栖于楼阁”的典故,暗合晋祠“山西小江南”的水景特色。二匾工艺为阴刻填金,即便在20米外,字迹也清晰可辨,尽显清代匾额制作的精湛技艺。

古雅的土话

雪 樵

 初来山西的外地人,听老乡扯着嗓子喊“做甚嘛”,总觉得粗犷、生硬,少了些温软。其实,晋语藏着半部古汉语,唐诗宋词、元曲杂剧里的那些字词,在山西人的嘴里,是活的。

先说时间。

山西人管今天叫“今日”,《论语》里“今日之事”,《孟子》里“今日病矣”,跟山西人说的“今日不舒坦”一个味儿;管昨天叫“夜来”,就是孟浩然《春晓》里“夜来风雨声”的那个“夜来”;管去年叫“年时”,辛弃疾词中“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一个“年时”,比“去年”多了几分光阴的感慨。

天上的东西就更雅了。

太原叫“日头”,《西游记》里就这么说;月亮叫“月明”,中秋夜,一个老农蹲在窑洞前,看着天上的月亮,随口一句“今儿个月明真圆”,分明就是唐诗的骨血。星星叫“星宿”,《水浒传》里有“上应星宿”,“看星星”在山西娃嘴里是“数星宿”,一下子把天文学拉回古代观星台。

这些词,就是晋语炕头上的家常、赶集路上的闲话。再说衣食住行。

山西人管衣服叫“衣裳”。古人上衣下裳,“衣”指上衣,“裳”指下裙。《诗经》云:“绿兮衣兮,绿衣黄裳。”三千年前的周朝雅音,如今还在山西人的嘴边挂着:“洗衣裳”“穿新衣裳”——这哪里是土?

山西人说饿,用“饥”。“肚子饥了。”《孟子》里“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就是这个“饥”。你听老人说“饥了”,就比“饿了”多了一层古意。

山西人说话可笑,好玩,用“失笑”。《史记》里“诸君无意,则寡人失笑矣”,一个词,连接了太史公和现代山西人的幽默感。

《清史稿》记载:“(傅)山喜苦酒,自称老麝禅。”“苦酒”即醋的别称;戴廷弼《半可集》亦记载,傅山居所“案头常置三物:笔墨、药罐、醋坛”,每日晨起,他必先饮一小盞老陈醋,还称此举能“醒脾如唤醒良知”,足见醋在傅山生活中的地位。

傅山的《醋赋》手卷现存于山西博物院,笔势恰似醋液奔涌,起笔时的滯涩犹如新醋初酿的生猛,收锋时的圆润又仿若老醋的醇厚。文中“酸能克甘,敛可制放”之句,表面谈醋性,实则是他处世哲学的自白。在《题老醋坛》诗中,傅山写道:“瓮底藏春秋,酸香透竹楼。宁为苦酒客,不做稻粱谋。”他将醋坛视作安放精神的容器,以“苦酒客”自居,鲜明地表达了对世俗功名的蔑视,以及对独立人格的坚守。

傅山与宁化府益源庆的故事,更是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明清之际,晋王府毁于战火,后府内作坊益源庆重新开设时,邀请傅山题字。傅山欣然应允,挥毫写下“官廷御醋,世代相酌”。这一题字不仅是对益源庆醋品质的高度认可,更令其知名度大幅提升。

甲申之变后,傅山曾一度避居北武当山真武庙。山中道士以莜麦为粮,所酿粗醋酸涩难咽,然而傅山却视若珍宝。他在《霜红龛集》中写道:“北岳瓮中物,酸香破寂寥。”每日清晨,他必定取新醋一盞,就着山泉水饮下,还称“此味能涤荡尘心,如观云海忘世虑”。傅山认为,莜麦蕴含“筋骨之气”,传统酿法未能充分释放其风味,于是借鉴《齐民要术》中“秬稻必齐,曲蘖必时”的古法,独创“三蒸三晾”酿醋工艺。将莜麦蒸熟后,先晾至山风抽干表层水汽,再拌曲发酵,如此反复三次,最终酿出了“酸中带甘,余味似莜麦新穗”的醋。这种带着山林清气的醋,成为傅山在乱世中安放精神的寄托。其间,他还为莜麦醋题写了“味外之旨”的匾额。

对于“味外之旨”的含义,学界有着多种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正是指艺术意境所具有的含蕴不尽,意在言外的特点”,将“味外之旨”看成诗歌本身意境的审美特点;另一种观点则将“味外之旨”视为读者再创造的产物,认为“味外之旨指读者调动自己的联想和想象去感受,体味并最终实现作品语言文字之外的那个更为空灵飘忽的艺术境界”。

傅山在题跋中写道:“莜麦酿醋,如寒士著书,虽无华彩,却有真味。”这份将醋与文人风骨相类比的感悟,让北武当山的醋香从此有了文化的深度。在《北武当山杂诗》中,傅山留下“瓮底藏山月,醋香引鹤归”的名句。当山民询问诗意时,他笑答:你看那醋瓮里的倒影,不正是天上的月亮?而醋香飘出山谷时,连白鹤都要循着味回来呢。这种将日常风物化为诗境的智慧,让北武当山莜麦醋的每一缕香气,都成为可感可触的文化符号。

傅山还秉持“药食同源”的理念,对醋的药用价值进行了深入发掘。他在《青囊秘决》中记载,用莜麦醋调和山中采集的苍术、黄柏,外敷可治“山岚瘴气所致肤疾”;以醋浸泡松针七日,取汁饮用能“清头目,缓登山劳顿”。这些将地方物产与医学实践相结合的智慧,正是他“医道即人道”理念的生动诠释。在日常应用中,傅山用老陈醋调和蒜泥外敷,可治疗“风寒湿痹之痛”;以醋浸泡黑豆,长期服食能“明目补肾,缓腰膝酸软”。更为精妙的是他创制的“醋泡莜”食疗方,取老陈醋浸泡生莜四十九日,晨起空腹食三片,能“升阳化湿,健脾胃而不伤阴”。他还发现,醋在陈酿过程中,其“酸敛之性”会转化为“温润之质”,因此在《霜红龛集》中特别注明“入药需用三年老醋,新醋性烈,恐伤胃气”。这种基于实践的经验总结,让醋的药用价值得到了更为科学的发挥,也使得醋成为中医药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传承傅山文化

还有“恇”字,晋南人用来形容人老实、厚道。“那人恇得很。”《说文解字》:“恇,谨也。”这个字在普通话中几乎绝迹,大多数中国人都不认识,可在山西农村,目不识丁的老农却能脱口说出。

称呼和疑问词就更见古意了。

山西人问“什么”说“甚”,“干什么”就是“做甚”。辛弃疾《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甚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这个“甚”,比“什么”老了千年。

山西部分地区问“谁”说“孰”。“孰叫你来的?”《论语·公治长》开篇“孰谓微生高直?”用的就是“孰”。当山西人说出“孰”的时候,孔子的声音穿越了两千五百年。

最绝的是“兀的”。元·关汉卿《窦娥冤》:“兀的不痛杀我也!”“兀的”在山西话里既是“这么、那么”(“你兀的办!”),又是感叹词(“兀的,还在这哩!”),这是最正宗的元杂剧口语。还有元杂剧中常见的“一壁厢”。“滚的一壁厢去”,王实甫要是活过来,听见山西人这么骂人,大概会觉得亲切。

情绪的表达,山西话里也有古雅的一面。“恹恹”一词,在山西话里极为常用。唐·韦应物《简卢陟》:“恹恹戎旅下,蹉跎淮海滨。”元·王实甫《西厢记》:“恹恹恹恹,眼眼在人伦上。”山西人说“看他恹恹的”,是同情他可怜;说“忙得恹恹的”,则是形容忙碌不堪。一个“恹恹”,道尽了生活的辛酸与不易。

骂人也有古字。“噉”(ju ě)就是骂,“挨噉”就是挨骂。柳青写《种谷记》时还得专门解释这个词。

还有那些更生僻的——昇(抬)、舖(吃)、敕(缝补)、掀(舀)、溺(雨斜落)、叁(灰土)、慥(害怕)、滹(沥水)……每一个字都曾在古代典籍中端端正正地坐着,如今在山西人的柴米油盐里依旧生活活虎。